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及国际比较

——兼论生产性服务业在贸易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田野¹,徐紫嫣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摘要:在外部不确定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货物出口已进入慢增长时代。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有望助力贸易强国建设。为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新进展及其对贸易强国建设的作用,基于2000—2023年ADB全球投入产出表,测度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和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动态变化趋势,已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已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向上游位置的转变,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经历了显著增长。第二,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活动依赖程度更大,且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较弱。第三,中国全球价值链活动并未明显呈现与全球一致的服务化趋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断增强,但存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支撑作用不足的问题。为此,应当多措并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突破,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新优势,深化“两业融合”水平,助力贸易强国建设。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对外开放;贸易强国;全球投入产出表

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在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贸易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均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尽管我国目前仍是全球货物出口第一大国,但出口已进入慢增长时代:2000—2012年,

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53%;2012—2024年,年均增长率降为5.80%^①。在外贸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建设贸易强国需找准着力点,培育外贸新动能,提升中国外贸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本质^[1],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不仅使得货物商品呈现跨境专业化特征,生产性服务也逐渐具有这一特征。作为货物商品参与全球价值链时的重

引用本文:田野,徐紫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及国际比较——兼论生产性服务业在贸易强国建设中的作用[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3):136-154.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项目(DF2023ZD32);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25ZD055)

作者简介:田野(1994—),男,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测度理论与应用研究。E-mail:tianye@cass.org.cn

① 根据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得到。

要投入,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高效运转中充当纽带角色,能够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2-4]。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未来,对于北美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而言,服务业的增加值出口相较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约四分之三的服务增加值是嵌入到其他商品和服务实现间接出口^[5-6]。产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是贸易强国的本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培育外贸新动能^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也可通过嵌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助力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要素,能够提高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知识、设计、信息、管理等关键性生产要素,由此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生产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转变,从而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及交通运输服务能够进一步增强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推动制造业企业形成产品创新能力并强化营销渠道建设,从而实现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转变^[7]。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基础是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8],而全球价值链地位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如,运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高时,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更强,能够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时的生产交易成本(运输成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高时,能够进一步提高制造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和创新能力,促使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为此,需促进具有更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国际竞争力,助力贸易强国建设。

全球价值链时代,发挥生产性服务贸易在

培育外贸新动能并提升外贸竞争力作用的前置条件是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为回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能够培育中国外贸新动能并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进而助力贸易强国建设,首先需了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基本特征,如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及获利能力等基本情况。其次需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有多大?笔者认为,以出口中间品的国内增加值率定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当产业出口中间品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越高时,生产性服务业对该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越大,也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越大。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性和长度两个维度,分别对应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位置特征:一方面,重要性是指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生产活动对总产出的影响程度,一般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衡量。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进行测度分析,可探究全球价值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越高,说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越重要。另一方面,长度则是指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经历的平均生产阶段数,体现产品到最终需求或初始投入的距离,一般用于定义行业上游度、下游度等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分析,可探究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条上所处的专业化环节。要素密集度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呈显著正相关^[9],当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时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是各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使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上获益^[10]。因此,在考察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时,不能仅关注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位置等基本特征,也应探究其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所获得的收益情况。

① 2023年,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实现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占该行业总增加值出口的比重达到51.95%。

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相关的产出占比可以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生产碎片化、序贯生产模式,一些衡量方法被开发出来。出口中含的进口中间品被认为是出口这一产出涉及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部分,学者将出口品中进口中间投入的份额定义垂直专业化率,用以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11]。为解决传统贸易统计的重复核算问题,学者们进一步构建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国家层面的总出口可分解为本国增加值出口、随中间品进口返回国内的本国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纯粹本国或外国增加值的重复核算等 5 大类,由此搭建起总出口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桥梁,同时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定义为垂直专业化^[12]。一些学者将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进行了双边行业层面的拓展及重复核算项测度的再讨论^[13-14]。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贸易利得、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水平^[4,15-19]。全球价值链活动也可进一步从生产分解的视角进行识别,增加值或最终需求可分解为本国需求部分、传统贸易部分、全球价值链活动部分,将增加值仅随中间品出口跨境一次的价值链活动定义为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将增加值随中间品出口跨境两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定义为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20]。全球价值链位置衡量了产业所处的专业化位置。产业到最终需求或初始投入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数衡量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度或下游度^[21],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生产阶段数可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22]。也有学者用增加值在生产阶段中的传递次数定义前向和后向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来衡量生产长度,产业生产长度越长,则越处于上游或下游^[23-24]。在生产长度中进一步纳入生产分解框架后,增加值传递步长所定义的生产长度可分为四类:纯本国、传统贸易(亦称“李嘉图”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并基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之比得到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位置^[25]。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

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什么影响和什么因素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基本特征关注相对较少,如,学者们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26-28]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位置的影响因素^[29-30]。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文献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如黄惠萍等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增值能力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测度与分析^[4],但这一研究侧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总出口的增值能力,且时间跨度仅为 2000—2014 年,难以掌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特征。同时,少有文献量化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①。

基于上述认识和已有研究基础,本研究参考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方法和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从国际比较视角对 2000—2023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位置及增值能力等特征进行测度,同时分析出口中间品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份额,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相比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在于:第一,更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本研究用于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的指标基本上囊括了全球价值链特征分析的所有核心指标,评价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专业化位置,同时也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情况进行评估。第二,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体出口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则是

① 现有文献探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侧重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观理论机制^[31]。与之不同,本研究侧重量化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结构进行分析,以更好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影响的基本事实。

单位出口中间品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份额,该值越大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越大。本研究聚焦贸易强国建设的竞争力视角^①,测度分析出口中间品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用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第三,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特征。使用 ADB MRIO 全球投入产出表,时期跨度为 2000—2023 年,不仅能够尽可能展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特征,也可进一步从国际比较视角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趋势、经验规律,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经验启示。

二、测度模型与数据来源

1.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测度方法

对国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和最终需求进行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据此定义国家行业层面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20]3-12}。基于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回答“一个国家行业使用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比重有多大?”;基于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则是回答“国家行业生产的最终产品中来自全球价值链活动比重为多少?”

根据增加值去向分解每个行业的增加值(即为 GDP):

$$Va = \hat{V}BY = \underbrace{\hat{V}LY^D}_{(1)-V_D} + \underbrace{\hat{V}LY^F}_{(2)-Y_RT} + \underbrace{\hat{V}LA^F LY^D}_{(3a)-V_GVC_S} + \underbrace{\hat{V}LA^F (BY - LY^D)}_{(3b)-V_GVC_C} \quad (1)$$

式中: V 为增加值系数,为单位产出中初始要素投入份额; $\hat{V}$ 是 V 的对角化矩阵; $L = (I - A^D)^{-1}$ 为国内完全需求矩阵; A^D 为国内直接消耗系数,为单位产出中的国内中间品投入份额; $B = (I - A)^{-1}$ 为全球完全需求矩阵,其中 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单位产出中的中间品投入份额; A^F 为进口投入系数矩阵,为单位产出中的进口中间品投入份额; Y 为最终需求向量; Y^D 为国内消费最终需求向量; Y^F 为出口最终需求向量。

类似地,根据增加值的来源对国家部门的

最终产品(最终需求)生产进行分解:

$$Y = V\hat{B}\hat{Y} = \underbrace{V\hat{L}\hat{Y}^D}_{(1)-Y_D} + \underbrace{V\hat{L}\hat{Y}^F}_{(2)-Y_RT} + \underbrace{V\hat{L}A^F \hat{L}\hat{Y}^D}_{(3a)-Y_GVC_S} + \underbrace{V\hat{L}A^F (\hat{B}\hat{Y} - \hat{L}\hat{Y}^D)}_{(3b)-Y_GVC_C} \quad (2)$$

式(1)和式(2)中的第一项均表示国内生产嵌入国内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不涉及国际贸易活动,将其分别标记为 V_D 和 Y_D 。第二项是最终产品出口中体现的国内增加值,分别标记为 V_RT 和 Y_RT ,不涉及中间品跨境活动,为传统贸易活动。第三项(3a)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在式(1)中表示一个国家部门的中间品出口所体现的国内增加值,该出口被直接进口国用来生产该国消费的国内产品;在式(2)中表示直接从伙伴国进口并用于国内消费产品的国外增加值;两者仅跨境生产一次,因此被称为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第四项(3b)涉及多次跨境的增加值,被称为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在式(1)中是指内含在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且中间品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式(2)中为要么随中间品多次跨境返回的国内增加值,要么为本国生产国内消费或出口最终品而进口的中间品中的国外增加值。

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定义为前向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活动对部门增加值的重要性。同时,根据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不同,定义前向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hat{V}LA^F LY^D / Va'$)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hat{V}LA^F (\hat{B}\hat{Y} - LY^D) / Va'$)。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由前向简单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加总得到。

$$GVCpt_f = \hat{V}LA^F LY^D / Va' + \hat{V}LA^F (\hat{B}\hat{Y} - LY^D) / Va' \quad (3)$$

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定义为后向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占总最终需求的比重,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活动对部门最终需求的重要性。同理,可根据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不同,定义后向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VLA^F LY^D / Y'$)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VLA^F (\hat{B}\hat{Y} - LY^D) / Y'$)。后向

^① 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着力提升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影响力和安全力,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贸易强国的本质^[32]。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由后向简单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加总得到。

$$GVCP_t_B = VLA^F LY^D / Y' + VLA^F (BY - LY^D) / Y' \quad (4)$$

2. 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

以国家部门的前向和后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为基础,定义国家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25]²³⁻²⁴:前向视角下,国家部门的平均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被定义为该产业部门从初始投入到最终需求所经历全球价值链平均阶段数;后向视角下,国家部门的平均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被定义为该产业部门最终需求到初始投入所经历的全球价值链平均阶段数。全球价值链位置与生产长度度量密切相关,但部门的生产长度并不能直接表明行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确定部门与所有相关全球价值链条的起始和终止阶段的“距离”,从而确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是处于“上游”还是“下游”。因此,全球价值链位置可以定义为:

$$GVCP_s = PL_v_GVC / [PL_y_GVC]' \quad (5)$$

式中: PL_v_GVC 为前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 PL_y_GVC 为后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 $GVCP_s$ 为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指数大于1,则该部门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反之处于下游。

3. 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

以 OECD 出口分解方法为基础^[33],结合全球价值链活动类型识别准则^[20],构建能够识别全球价值链类型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新框架:

$$E = IE + FE \quad (6)$$

式中: IE 为中间品出口; FE 为最终品出口;二者之和为总出口 E 。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单位最终需求由所有增加值投入构成,因此有 $\mu \hat{V}(I-A)^{-1} = \mu \hat{V}B = \mu$, μ 为元素为1的行向量,也称加总向量。由此,可改写式(6)得到出口的增加值矩阵:

$$E_V = \hat{V}(I-A)^{-1}(IE+FE) \quad (7)$$

根据投入产出模型,中间品出口可表示为进口投入系数与总产出的乘积,即 $IE = A^F X$ 。同时,根据 Leontief 模型,有 $X = BY$ 。因此,式(7)可进一步改写为(8)式:

$$E_V = \hat{V}(I-A)^{-1}(A^F BY + Y^F) = \hat{V}BA^F BY + \hat{V}BY^F \quad (8)$$

对全球 Leontief 逆矩阵进行结构分解,以区分国内产业关联和跨境产业关联:

$$B = (I - A^D - A^F)^{-1} = [[I - A^F(I - A^D)^{-1}] (I - A^D)]^{-1} = (I - A^D)^{-1} [I - A^F(I - A^D)^{-1}]^{-1} \quad (9)$$

令 $[I - A^F(I - A^D)^{-1}]^{-1} = H$, 为跨境 Leontief 逆矩阵,刻画了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将式(9)代入式(8),可得到:

$$\begin{aligned} E_V &= \hat{V}BA^F BY + \hat{V}BY^F = [\hat{V}LA^F BY + \hat{V}(LH-L)A^F BY] \\ &\quad + [\hat{V}LY^F + \hat{V}(LH-L)Y^F] \\ &= [\hat{V}LA^F LY + \hat{V}LA^F(LH-L)Y + \hat{V}(LH-L)A^F BY] \\ &\quad + [\hat{V}LY^F + \hat{V}(LH-L)Y^F] \end{aligned} \quad (10)$$

式中: $\hat{V}LA^F LY$ 为中间品仅跨境一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为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 $\hat{V}LA^F(LH-L)Y$ 为中间品多次跨境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为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hat{V}(LH-L)A^F BY$ 为返回的本国增加值或国外增加值,因涉及本国中间品的重复进口和进口国外中间品,因此也是一种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简称中间品出口后向全球价值链活动; $\hat{V}LY^F$ 为本国生产最终品直接向国外出口的传统贸易活动; $\hat{V}(LH-L)Y^F$ 也为重复进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或国外增加值,同样也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简称最终品出口后向全球价值链活动。式(10)将一国出口分解为不同的全球价值链类型。

当一国(C国)出口品中的增加值来自本国时,即为该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可表示为:

$$\begin{aligned} E_V_c &= \left[\underbrace{\hat{V}_c LA_c^F LY}_{IDV_SGVC} + \underbrace{\hat{V}_c LA_c^F (LH-L)Y}_{IDV_CGVC} \right] \\ &\quad + \underbrace{\hat{V}_c (LH-L)A_c^F BY}_{IDDV_CGVC} + \underbrace{\hat{V}_c LY_c^F}_{FDV} + \underbrace{\hat{V}_c (LH-L)Y_c^F}_{FDDV_GVC} \end{aligned} \quad (11)$$

如需得到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将 $\hat{V}_c$ 替换为其他国家增加值系数即可。如,需得到C国出口中的p国增加值,用 $\hat{V}_p$ 替换 $\hat{V}_c$ 即可。

相比于 OECD 出口分解框架,式(10)出口分解框架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出口分解中纳入全球价值链类型的分析,从而可以探究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贡献大小。式(11)中, $\hat{V}_c LA_c^F LY (IDV_SGVC)$ 、 $\hat{V}_c LA_c^F (LH-L)Y (IDV_CGVC)$ 、 $\hat{V}_c (LH-L)A_c^F BY (IDDV_CGVC)$ 、 $\hat{V}_c LY_c^F (FDV)$ 、 $\hat{V}_c (LH-L)Y_c^F (FDDV_GVC)$

为 C 国中间品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 $\hat{V}_cLY_c^F(FDV)$ 、 $\hat{V}_c(LH-L)Y_c^F(FDDV_GVC)$ 为 C 国最终品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C 国的总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可进一步被定义为:

$$E_VR_c=(IDV_SGVC+IDV_CGVC+IDDV_CGVC+FDV+FDDV_GVC)/E \quad (12)$$

如需得到某一行业中间品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将式(11)中的进口投入系数矩阵 A^F 仅表示为目标行业即可。如,需要得到 C 国制造业部门(用符号 M 表示)中间品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用 $A_{C,M}^F$ 替换 A^F 即可;如需得到其他行业中间品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同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贸易利得和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也常被用于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34-35]。一国出口包含传统贸易出口和全球价值链出口两种类型,传统贸易出口仅涉及国内生产分工活动,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间品出口涉及跨境生产分工活动,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因此,出口中间品的国内增加值率则是中间品出口活动中的贸易利得,不仅能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增值能力,其大小也体现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地位。一国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越高,其全球价值链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越强。

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定义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为单位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占比,该值越大,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越大。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也可从国家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

4. 数据来源

使用数据为亚洲开发银行于 2024 年发布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ADB MRIO),其刻画了国家内部的生产、消费和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流动,能回答全球价值链时代重大冲击所导致的供应链弹性大小、国际贸易商品中体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多少以及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了多少增加值(劳动报酬、利润、税收)等问题的重要基础数据。ADB MRIO 涵盖了 2000 年、2007—2023 年 35 个行业(ISC Rev. 3

分类) 62 个经济体及 1 个“世界其他地区”。ADB MRIO 数据库包含了多个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本研究选取的生产性服务业为“R23,陆路运输”“R24,水路运输”“R25,航空运输”“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等技术服务业,“R27,邮电”“R28,金融服务业”“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其中的“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包含了租赁服务、软件信息及科学研究和技术、调查咨询等商业服务。

三、测度结果分析

1.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国际比较

(1) 中国总体及各大类行业

在由“国际大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转变过程中,中国总体及各大类行业均经历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大致趋势。前向视角(图 1)和后向视角(图 2)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变动相似,以下主要以前向视角为例分析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变化。前向视角下,2000 年以来,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主要受到 3 项重大事件的影响:一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全球化加速。2000 年到 2007 年前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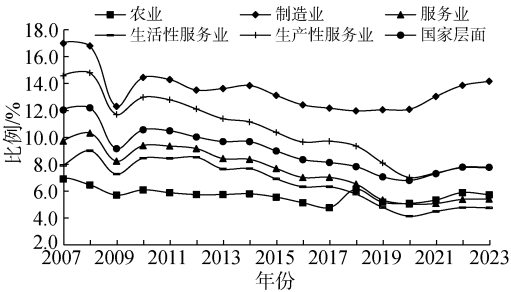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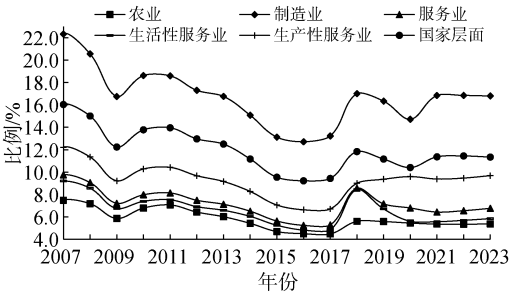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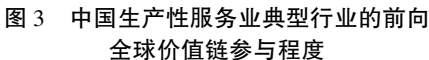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后向视角下,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变动趋势与前向视角基本相似,中国在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最终产品生产对全球生产分工的依赖也几乎同步变化。需要注意,2017—2018年,中国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发生明显升高,这与中国在2018年开始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相关^①。进口扩大后,中国产品生产对国际生产分工的依赖程度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中国各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呈现了先上升后向下降的趋势,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更低,其最终品生产对全球价值链活动依赖程度更大。前向视角下,中国各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历程,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对更高(图3)。除“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在2000年以后均逐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2007年后,全球化停滞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下降,不少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2023年低于2000年的水平。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促成了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变迁: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前需投入国内运输服务,运输服务嵌入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促成了运输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间的差异主要为国际运输费用,进口国往往需要支付运输费用才能将产品从出口国运至本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运输服务嵌入出口商品,从而使运输服务业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因此,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也会带动运输服务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变高。由于中国通过公路、管道运输进行国际贸易较少,这也导致“R23,陆路运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比其他运输服务更低。相比之下,“R27,邮电”



①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此后,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中国以不同方式重申了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举措。

“R28,金融服务业”“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更低,到2023年均低于8.0%,其中中国规模大、竞争力较强的数字经济典型行业“R27,邮电”2023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仅为3.0%,在当年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中处于最低。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嵌入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活动,另外一种为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为中间品直接出口。2000年、2007年、2019年和2023年,中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中的中间品出口份额分别为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中的中间品出口份额的1.2倍、1.5倍、2.9倍和2.7倍,中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属性更强,这导致了中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对更高。

后向视角下,中国各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变动趋势与前向视角基本相似(图4)。除“R28,金融服务”,中技术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依赖程度相差不大。从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的国外入境限制分项来看,“R28,金融服务”领域的限制指数相较多数服务行业更大,同时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够满足金融行业的发展需求,这两者可能导致金融服务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较其他生产性服务业更低。中国“R27,邮电”和“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两个典型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显著高于前向,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对国外生产分工活动的依赖程度更高。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了中国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问题,难以实现自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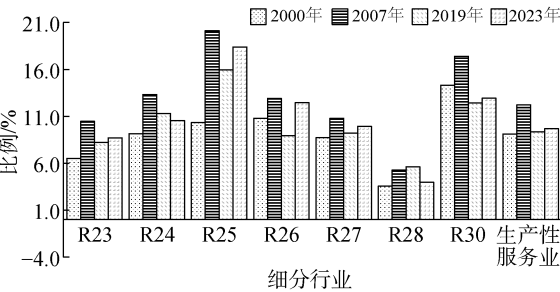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典型行业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强,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时易遭遇关键技术“卡脖子”危机,且其负面影响也会进一步影响制造业领域。

(3) 国际比较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落后于其他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一般要高于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表1)。前向视角下(表2),202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所有经济体排名第59位,仅高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较低,中国生产性服务外贸严重不足。经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具有更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如卢森堡、塞浦路斯、马耳他、爱尔兰等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均超过了60%,分别为68%、67%、67%、67%。经济体量较小国家的产业发展更多依靠外需^[36],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多依靠全球价值链分工。各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更多依靠简单全球价值链。相比于复杂全球价值链,简单全球价值链仅涉及一次中间品跨境,其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贸易壁垒相对更小^①。后向视角下(表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也较低,2023年为9.7%,在样本国家中排名第55位。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上的差异,选取G7^②和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及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印度、巴西、俄罗斯。前向视角下,2023年中国“陆路运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9.2%,仅高于日本(8.4%)和印度(7.8%);“R24,水路运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17.8%,低于所有国家;“R25,航空运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

① 贸易成本会沿着全球价值链逐步累积和放大,当生产的阶段越多、生产网络越复杂,贸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放大效应越明显^[37]。

② G7 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表 1 2023 年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排名	国家	总 GVC 参与程度	简单 GVC 参与程度	复杂 GVC 参与程度	排名	国家	总 GVC 参与程度	简单 GVC 参与程度	复杂 GVC 参与程度
1	卢森堡	0.68	0.40	0.28	32	法国	0.26	0.14	0.12
2	塞浦路斯	0.67	0.40	0.27	33	老挝	0.26	0.17	0.09
3	马耳他	0.67	0.38	0.29	34	中国香港	0.25	0.17	0.09
4	爱尔兰	0.67	0.43	0.23	35	西班牙	0.24	0.13	0.11
5	蒙古	0.56	0.40	0.16	36	加拿大	0.24	0.18	0.06
6	荷兰	0.52	0.27	0.25	37	哈萨克斯坦	0.24	0.13	0.10
7	爱沙尼亚	0.49	0.25	0.24	38	马来西亚	0.23	0.14	0.09
8	新加坡	0.49	0.30	0.19	39	芬兰	0.23	0.12	0.11
9	比利时	0.47	0.23	0.24	40	柬埔寨	0.23	0.13	0.09
10	斯洛文尼亚	0.47	0.24	0.23	41	印度	0.21	0.14	0.07
11	立陶宛	0.47	0.23	0.24	42	韩国	0.19	0.12	0.07
12	瑞士	0.46	0.28	0.18	43	越南	0.18	0.11	0.07
13	拉脱维亚	0.44	0.22	0.22	44	菲律宾	0.18	0.11	0.07
14	马尔代夫	0.44	0.27	0.16	45	意大利	0.17	0.08	0.09
15	丹麦	0.41	0.23	0.19	46	中国台湾	0.17	0.10	0.06
16	匈牙利	0.41	0.19	0.22	47	土耳其	0.15	0.09	0.07
17	克罗地亚	0.40	0.21	0.19	48	澳大利亚	0.15	0.10	0.05
18	瑞典	0.38	0.21	0.17	49	俄罗斯	0.15	0.09	0.06
19	奥地利	0.36	0.18	0.18	50	文莱	0.13	0.08	0.05
20	保加利亚	0.35	0.19	0.16	51	吉尔吉斯斯坦	0.13	0.08	0.05
21	斯洛伐克	0.33	0.16	0.17	52	巴西	0.12	0.08	0.04
22	英国	0.32	0.18	0.14	53	印度尼西亚	0.11	0.07	0.04
23	葡萄牙	0.32	0.17	0.14	54	美国	0.10	0.05	0.05
24	泰国	0.31	0.20	0.11	55	斯里兰卡	0.10	0.06	0.04
25	希腊	0.31	0.17	0.14	56	尼泊尔	0.09	0.06	0.03
26	德国	0.30	0.16	0.14	57	不丹	0.09	0.06	0.03
27	斐济	0.30	0.20	0.10	58	日本	0.08	0.05	0.03
28	挪威	0.29	0.15	0.14	59	中国	0.08	0.04	0.03
29	波兰	0.29	0.14	0.16	60	墨西哥	0.08	0.06	0.02
30	罗马尼亚	0.28	0.14	0.14	61	孟加拉国	0.08	0.05	0.03
31	捷克	0.27	0.12	0.14	62	巴基斯坦	0.03	0.02	0.01

表 2 2023 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国际比较

细分行业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陆路运输	0.092 3	0.110 7	0.158 8	0.282 4	0.248 4	0.084 1	0.170 0	0.351 6	0.078 1	0.114 8	0.207 6
水路运输	0.177 7	0.193 4	0.480 8	0.731 4	0.747 6	0.322 3	0.308 2	0.499 5	0.627 0	0.396 0	0.685 9
航空运输	0.158 4	0.208 1	0.3159	0.467 5	0.265 4	0.146 9	0.275 6	0.225 6	0.451 3	0.166 0	0.312 4
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	0.108 5	0.139 7	0.315 3	0.273 1	0.349 8	0.120 5	0.207 7	0.295 3	0.212 0	0.206 8	0.156 5
邮电	0.031 3	0.049 5	0.235 0	0.183 0	0.196 2	0.058 9	0.166 0	0.172 9	0.156 0	0.032 4	0.119 1
金融服务业	0.072 5	0.075 0	0.324 5	0.197 9	0.244 4	0.070 9	0.157 8	0.219 9	0.091 3	0.068 9	0.096 5
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0.083 9	0.102 0	0.340 0	0.258 7	0.309 7	0.083 3	0.173 3	0.242 6	0.353 8	0.142 6	0.140 2

表 3 2023 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国际比较

细分行业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陆路运输	0.087 1	0.047 1	0.174 7	0.191 7	0.153 8	0.101 4	0.147 8	0.110 0	0.227 5	0.174 2	0.088 3
水路运输	0.105 4	0.062 1	0.215 8	0.216 5	0.298 3	0.116 2	0.302 0	0.216 5	0.150 4	0.114 8	0.095 1
航空运输	0.183 9	0.069 9	0.316 9	0.400 9	0.429 8	0.149 4	0.434 3	0.326 3	0.256 4	0.215 6	0.142 1
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	0.124 5	0.046 3	0.134 8	0.155 8	0.137 7	0.053 5	0.133 7	0.116 2	0.149 3	0.064 6	0.105 3
邮电	0.099 4	0.064 5	0.121 9	0.159 2	0.154 6	0.066 3	0.146 7	0.144 9	0.153 4	0.074 9	0.051 5
金融服务业	0.039 7	0.059 3	0.079 9	0.102 5	0.106 0	0.033 8	0.060 5	0.074 0	0.069 8	0.026 3	0.044 4
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0.129 3	0.045 3	0.093 7	0.118 7	0.090 4	0.035 8	0.096 7	0.111 7	0.092 7	0.058 4	0.036 0

15.8%,仅高于日本(14.7%);“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R27,邮电”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低于所有国家;“R28,金融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7.3%,仅高于日本(7.1%)和巴西(6.9%);“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8.4%,低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后向视角下,除“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国际比较特征与前向相似,“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12.9%,高于所有国家。

总体来看,无论是相比于典型发达国家还是典型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相对不足。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美国、日本、巴西均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家,与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更为相近^[38-39],因此,中国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特征与这3个国家更为接近。然而,中国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广泛低于其他典型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时将高水平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相对更低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利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另外,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中国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前向参与程度低于后向,且前向低于多数国家,而后向参与程度高于多数国家。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对国外仍有较大需求,但对国外的供给能力不足,容易发生产业链安全问题,需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

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国际比较

(1) 中国总体及各大类行业

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动态变化呈现向相对上游位置迈进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实现从相对下游向相对上游的转换。中国农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在2000—2023年经历向上游移动,随后迅速向下游小幅移动,到2023年农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达1.10,仅次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在2000—

2023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0.99增长到1.10。需要指出,201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已突破1,且在随后的年份里呈现持续向上游移动的动态变化趋势。中国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上游位置,为其参与的产业链下游环节提供中间投入。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2008年前由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其全球价值链位置呈现波动向下游移动的特征,随着制造业不断升级,2014年以后其全球价值链位置转为向上游迈进,但直到2023年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2023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0.89,这也说明了中国2008年前存在的制造业长期锁定在低端制造、装配环节的基本现实还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亟待升级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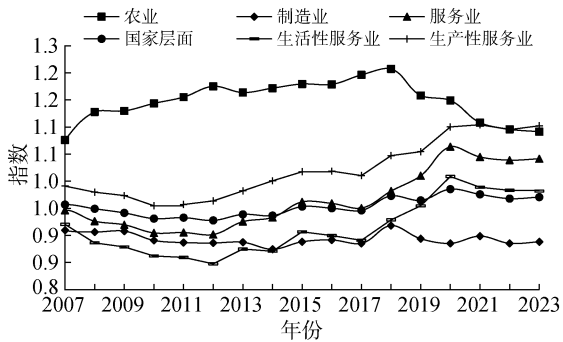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总体及典型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

中国与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环节,其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攀升到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图6)。对于与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除“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R23,陆路运输”“R24,水路运输”和“R25,航空运输”等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分别从2000年1.00、0.95、0.76变化到2023年的0.99、0.88和0.93,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R27,邮电”“R28,金融和保险活动”“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高科技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分别从2000年的1.08、1.00、1.13、0.86增长至2023年的1.13、1.20、1.16、1.08。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表明该部门可通过向下游部门提供更多的中间品来推动经济发展^[40]。运输相

关服务主要在产品加工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离最终品消费的距离相对更近。然而,电信、金融、商业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在产品制造之前就已嵌入全球价值链,其离最终品消费的距离相对更远,因此一般处于更上游环节,同时这些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进一步攀升。总之,尽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总体呈攀升趋势,且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但在行业内部仍存在明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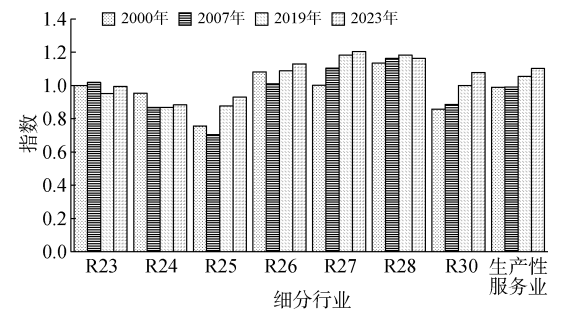


图6 生产性服务业典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3) 国际比较

生产性服务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是全球各经济体的普遍特征,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在各经济体中处于中上游水平。在表4给出的62个经济体中,仅有16个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位置指数小于1,这些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较高与其基本属性有关,相比于其他产业,生产性服务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41],在

生产性服务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中也仍然保持这一属性,生产性服务广泛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投入,其与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更长。202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1.1023,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第21位。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并不明显,在排名前10的国家中,既有澳大利亚、日本、芬兰、加拿大、爱尔兰等发达国家,也有蒙古、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文莱、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排名相对靠后(在中国之后)。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差异与其经济结构不无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往往为国外市场提供初级产品,发达国家更多是提供高端零部件,生产性服务业从这些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其与最终产品消费的距离相对更长,从而处于相对上游环节。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小于一般贸易出口,随后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中间品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占总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加工贸易占比高会使生产性服务业更多从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此时离最终品的距离较近,因此其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较小。然而,中间品出口贸易占比逐渐提升,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更多从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嵌入,此时离最终品距离相对更远,因此其全球价值链位置逐渐实现攀升。

表4 2023年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排名	国家	GVC 位置	排名	国家	GVC 位置	排名	国家	GVC 位置	排名	国家	GVC 位置
1	蒙古	1.345 6	17	匈牙利	1.108 0	33	比利时	1.060 5	49	立陶宛	0.986 6
2	哈萨克斯坦	1.267 8	18	德国	1.107 3	34	意大利	1.057 0	50	吉尔吉斯	0.982 5
3	墨西哥	1.223 2	19	卢森堡	1.107 2	35	希腊	1.052 1	51	罗马尼亚	0.973 7
4	文莱	1.222 7	20	爱沙尼亚	1.103 1	36	奥地利	1.051 6	52	克罗地亚	0.973 2
5	芬兰	1.196 5	21	中国	1.102 3	37	瑞典	1.049 3	53	菲律宾	0.964 8
6	爱尔兰	1.179 6	22	葡萄牙	1.097 4	38	荷兰	1.046 9	54	斯洛伐克	0.964 7
7	土耳其	1.169 5	23	塞浦路斯	1.095 8	39	中国香港	1.041 9	55	泰国	0.963 0
8	澳大利亚	1.155 7	24	中国台湾	1.089 7	40	英国	1.037 0	56	不丹	0.955 7
9	加拿大	1.153 5	25	美国	1.089 5	41	保加利亚	1.029 6	57	斯里兰卡	0.952 4
10	日本	1.147 1	26	马耳他	1.085 8	42	波兰	1.023 6	58	斯洛文尼亚	0.949 0
11	俄罗斯	1.141 1	27	挪威	1.077 7	43	瑞士	1.023 4	59	巴基斯坦	0.931 2
12	捷克	1.133 1	28	韩国	1.072 6	44	法国	1.021 6	60	柬埔寨	0.909 3
13	丹麦	1.128 4	29	老挝	1.068 1	45	西班牙	1.007 6	61	印度	0.881 4
14	越南	1.121 3	30	马来西亚	1.067 1	46	尼泊尔	1.007 5	62	孟加拉国	0.866 4
15	巴西	1.117 4	31	拉脱维亚	1.065 2	47	斐济	0.997 8			
16	新加坡	1.117 1	32	印度尼西亚	1.061 5	48	马尔代夫	0.992 5			

中国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还较低,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已经不普遍低于发达国家(表 5)。2023 年,除“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R23,陆路运输”“R24,水路运输”“R25,航空运输”等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分别为 0.994 0、0.883 4、0.929 7,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R23,陆路运输”仅略高于美国(0.943 3)、法国(0.979 2),“R24,水路运输”仅高于美国(0.819 2)、法国(0.851 0)、印度(0.821 5)、俄罗斯(0.812 9),“R25,航空运输”仅高于美国(0.799 6)、法国(0.870 8)、印度(0.754 1)、俄罗斯(0.901 1)。中国与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较低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出口结构中仍有占比相当大的最终产品,2023 年为 52.7%,而其他比中国运输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高的国家,其出口最终品份额一般要比中国小得多。中国更多的运输服务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更靠近最终品,这也使得运输服务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相对更低。与运输服务相反,2023 年“R27,邮电”“R28,金融服务业”“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均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分别为 1.203 7、1.163 3、1.078 2,“R30,邮电”仅低于日本(1.231 1)、巴西(1.235 9)、俄罗斯(1.225 0),“R28,金融服务业”仅低于美国(1.175 3)、俄罗斯(1.266 7),“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仅低于日本(1.100 5)、加拿大(1.188 6)、巴西(1.133 9)、俄罗斯(1.108 5)。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研发、金融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实力不断增强,这些生产性服务也逐渐能够承担生产制造活动前端环节任务,向“微笑曲线”的左侧移动,从而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持续上移。

表 5 2023 年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国际比较

细分行业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陆路运输	0.994 0	0.943 3	1.184 6	0.979 2	1.174 4	1.122 2	1.080 5	1.046 3	1.141 0	1.156 5	1.140 6
水路运输	0.883 4	0.819 2	0.994 1	0.851 0	0.983 3	1.077 6	0.906 9	0.907 9	0.821 5	1.078 6	0.812 9
航空运输	0.929 7	0.799 6	1.012 6	0.870 8	1.017 5	0.982 1	0.960 3	1.020 2	0.754 1	1.036 2	0.901 1
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	1.130 5	1.049 7	1.212 9	1.098 6	1.113 4	1.081 7	1.044 2	1.082 0	0.931 1	1.130 4	1.130 4
邮电	1.203 7	1.088 3	1.080 4	1.098 0	1.154 0	1.231 1	0.973 3	1.179 7	0.929 4	1.235 9	1.225 0
金融服务业	1.163 3	1.175 3	0.920 0	1.058 5	1.072 3	1.139 2	1.069 5	1.160 3	0.996 0	1.089 7	1.266 7
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1.078 2	1.072 5	1.048 4	1.025 1	1.070 0	1.100 5	1.041 1	1.188 6	0.789 3	1.133 9	1.108 5

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增值能力及国际比较

(1) 中国总体及各大类行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值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利能力较强(图 7)。2000—2007 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其总体及各典型行业在出口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对国外要素的依赖程度较大,由此导致了该期间中国总体及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持续下降,中国出口竞争力相对不足,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装配环节。2007 年以后,中国总体及各典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同时供给侧改革实施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出口中间品上游的国内投入对国外投入形成替代。这一期间,尽管中国总体及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存在下降趋势,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贸易利得不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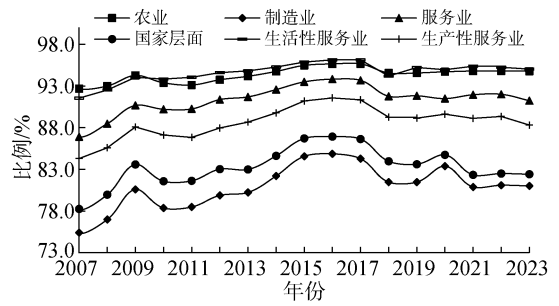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国家层面及典型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

(2)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

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在2000—2023年呈现“倒N”型变动趋势(图8)。2000—2007年,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外投入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这导致了生产性服务出口中间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降低。2007—2019年,凭借国内产业升级、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生产所需的国外商品和服务投入形成替代,从而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获得显著提高。2019—2023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以强大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担当了全球贸易稳定器的角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逆势加深,此时也同步带来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外投入的需求增多,这也导致了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出现小幅下降。2023年“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为0.88,在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中偏低,尽管如此,其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已经高于2007年,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取得明显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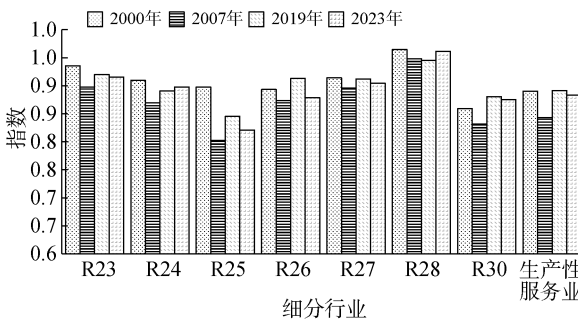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典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

(3)国际比较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已处于全球经济体前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总体“有利可得”(表6)。2023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为0.952,在所有经济体中排名第1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为0.883,在所有经济体中排名第11位。一般而言,小经济体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36]108}。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塞浦路斯、新加坡等经济体开放程度高,其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需

要更多的国外中间品投入,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较少。小经济体中,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较强,位居前10。以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衡量的对外依存度来看,2023年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分别为35.9%和23.3%;巴基斯坦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其生产性服务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主要以国内产品作为支撑,拉动了较多的国内增加值;孟加拉的开放程度相对更高,但主要以进口农产品为主,孟加拉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和制造产品投入主要来自国内,这也导致其具有较高的增加值能力。

多数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普遍低于中国,但中国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增值能力仍显不足(表7)。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主要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在部分行业不及日本,但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相较典型发展中国家,中国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高于印度,但低于巴西和俄罗斯。2023年,中国“R23,陆路运输”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仅低于美国(0.9562)、“R24,水路运输”和“R25,航空运输”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仅低于美国(0.9422、0.9351)和俄罗斯(0.9060、0.8595)、“R26,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低于美国(0.9571)、日本(0.9470)、巴西(0.9356)和俄罗斯(0.8958)、“R27,邮电”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低于美国(0.9396)、日本(0.9343)、巴西(0.9253)和俄罗斯(0.9489)、“R28,金融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仅低于日本(0.9665)和巴西(0.9737)、“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低于所有国家。总之,中国各生产性服务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是“有利可得”的,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的“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获利能力明显不足。

4. 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中间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国际比较

(1)国家层面

全球价值链活动表现出明确的服务化趋势,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提升

表 6 2023 年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

排名	国家	增值能力	排名	国家	增值能力	排名	国家	增值能力	排名	国家	增值能力
1	美国	0.951 8	17	哈萨克斯坦	0.858 9	33	瑞士	0.780 8	49	柬埔寨	0.692 8
2	孟加拉国	0.940 7	18	斯里兰卡	0.855 9	34	斯洛伐克	0.777 3	50	比利时	0.687 6
3	巴西	0.935 1	19	中国香港	0.853 2	35	韩国	0.764 2	51	尼泊尔	0.645 1
4	日本	0.925 6	20	法国	0.850 0	36	立陶宛	0.762 5	52	芬兰	0.631 3
5	俄罗斯	0.924 7	21	菲律宾	0.842 8	37	荷兰	0.760 6	53	蒙古	0.600 2
6	澳大利亚	0.905 3	22	墨西哥	0.830 2	38	斯洛文尼亚	0.746 7	54	文莱	0.577 5
7	英国	0.899 6	23	捷克	0.826 5	39	泰国	0.736 4	55	希腊	0.558 1
8	印度	0.895 4	24	波兰	0.822 5	40	匈牙利	0.731 3	56	丹麦	0.517 7
9	巴基斯坦	0.884 9	25	马来西亚	0.816 0	41	拉脱维亚	0.730 4	57	斐济	0.501 3
10	土耳其	0.884 2	26	葡萄牙	0.812 7	42	挪威	0.716 5	58	塞浦路斯	0.480 6
11	中国	0.883 1	27	罗马尼亚	0.807 6	43	不丹	0.715 9	59	新加坡	0.443 6
12	意大利	0.879 1	28	瑞典	0.801 8	44	马尔代夫	0.715 4	60	爱尔兰	0.427 0
13	加拿大	0.878 3	29	克罗地亚	0.799 6	45	吉尔吉斯斯坦	0.710 5	61	马耳他	0.420 4
14	印尼	0.874 8	30	奥地利	0.799 6	46	越南	0.702 1	62	卢森堡	0.315 6
15	德国	0.870 0	31	中国台湾省	0.796 0	47	爱沙尼亚	0.700 7			
16	西班牙	0.869 2	32	保加利亚	0.795 2	48	老挝	0.697 5			

表 7 2023 年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

细分行业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陆路运输	0.915 4	0.956 2	0.828 5	0.811 2	0.851 0	0.899 4	0.853 8	0.891 8	0.774 2	0.826 6	0.912 6
水路运输	0.897 8	0.942 2	0.788 2	0.787 1	0.709 8	0.885 0	0.700 9	0.785 8	0.851 0	0.885 6	0.906 0
航空运输	0.821 0	0.935 1	0.689 2	0.605 8	0.583 3	0.851 8	0.570 4	0.679 2	0.745 2	0.785 3	0.859 5
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	0.878 9	0.957 1	0.867 6	0.846 7	0.866 5	0.947 0	0.867 8	0.885 1	0.851 8	0.935 6	0.895 8
邮电	0.904 6	0.939 6	0.880 3	0.843 3	0.850 1	0.934 3	0.855 0	0.856 4	0.847 5	0.925 3	0.948 9
金融服务业	0.961 5	0.943 4	0.921 7	0.899 1	0.897 0	0.966 5	0.940 3	0.926 4	0.930 7	0.973 7	0.956 0
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0.875 5	0.957 6	0.908 0	0.883 1	0.912 3	0.964 5	0.904 4	0.889 3	0.908 0	0.941 8	0.964 3

中国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较弱,特别是在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表 8)。2000—2023 年,中国出口中间品总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保持基本稳定,2000 年、2007 年、2019 年和 2023 年分别为 19.18%、19.46%、20.90%、20.44%。该时期,除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其他发达国家出口中间品总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率不仅高于中国,且呈持续上升趋势。经济体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直接和间接生产性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挥对全球价值链活动支撑作用的主角:2023 年,样本国家中至少有 73.0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来自本国。然而,2023 年中国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低于除日本、俄罗斯的所有国家,相较发达国家平均值低 12.45%,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支撑作用不足。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主要来自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2023 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中

的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占总国内服务投入的比重平均值为 79.60%以上。中国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支撑作用相对不足:2023 年中国出口中间品国内高技术生产服务业增加值率仅为 12.12%,较发达国家平均值低 11.59%,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23 年中国出口国内中间品国内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增加值率为 5.15%,较发达国家平均值低 10.94%,且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中包含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这一典型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出口中间品中国国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相差更大。2020 年,中国出口国内中间品国内科学研究和技术增加值率为 2.23%,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四分之一,且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①。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

① 此处采用 OECD-ICIO 数据测算,该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更细,可单独计算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但最新年份仅到 2020 年。

异较大,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对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出口和深化产业融合均会造成阻碍。202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16.48%,较G7国家平均值低10个百分点;“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81%,同样较G7国家平均值低10个百分点。印度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承接了全球超过45%的软件设计和客户服务中心等外包服务,其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高。总体而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本国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不足,主要表现为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不足。

(2) 制造业层面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逐渐呈现服务化特征,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有待提高(表9)。2000—2023年,多数国家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逐渐提升,中国从12.90%持续提升到2023年的17.63%,到2023年仍低于除印度、俄罗斯的其他国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呈现服务化趋势,但相较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202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率高于多数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主要来自国内,占总生产性服务投入(国内加国外)的比重为78.08%,而

其他国家平均值为61.00%。2023年,中国制造业中间品出口的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为10.35%,尽管仅低于美国、加拿大及巴西等少数国家,但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国内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增加值率仅为3.88%,仅高于印度和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具有较大差距,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发达国家平均值的二分之一。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来看,这一差距更大:202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国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增加值率仅为1.23%,约为美国五分之一、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主要原因是中国部分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足:中国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较小,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为21.93%,仅比发达国家平均值低0.02个百分点,但国内“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为7.40%,较发达国家平均值低6.53个百分点。总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但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严重不足。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代表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控制和治理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投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投入不足,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也不利于中国制造业主导全球价值链重构活动^①。

表 8 中国出口中间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率及国际比较

各增加值率	年份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出口中间品总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19.18	30.46	35.72	29.71	26.13	23.56	30.50	20.41	34.12	22.51	18.38
	2007	19.46	32.73	44.62	31.82	26.82	24.45	31.12	23.93	36.85	21.42	19.51
	2019	20.90	39.32	50.78	43.66	32.72	22.05	31.70	27.43	37.77	27.73	16.12
	2023	20.44	41.97	53.19	42.24	33.42	21.03	29.46	32.68	37.69	23.77	18.25
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16.32	28.31	31.26	25.11	21.16	21.38	25.82	15.69	30.16	19.91	16.34
	2007	15.10	30.35	39.66	26.42	21.13	20.88	25.54	19.18	32.09	18.54	18.16
	2019	17.51	36.67	43.34	35.44	24.97	17.99	24.70	20.64	33.09	22.62	13.59
	2023	16.77	39.47	45.61	33.51	24.57	15.95	20.04	25.43	32.54	19.40	15.63
出口中间品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8.65	23.20	27.26	19.98	16.37	13.87	19.34	11.57	22.04	14.04	4.09
	2007	9.48	25.58	35.78	20.74	16.03	13.58	19.62	14.26	24.72	13.75	5.77
	2019	12.20	31.01	38.60	28.92	19.88	12.07	18.29	15.50	28.65	17.49	7.11
	2023	12.12	32.52	41.05	26.36	19.63	11.85	15.09	19.48	29.50	15.57	8.85
出口中间品国内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增加值率	2000	3.84	14.92	16.26	15.94	12.23	7.51	13.26	7.00	15.93	10.29	2.34
	2007	4.85	16.50	19.32	16.78	12.01	7.83	13.09	8.82	19.39	9.35	3.23
	2019	5.52	21.29	22.40	23.17	15.11	7.42	12.78	8.89	23.09	13.35	4.80
	2023	5.15	23.93	24.59	21.36	15.33	6.55	9.60	11.32	23.40	11.78	5.82

① 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布局,研发能力、知识产权等技术力量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关键力量之一^[42]。

表 9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率及国际比较

各增加值率	年份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出口中间品的总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12.90	17.13	15.33	21.17	18.73	15.46	19.46	15.63	14.88	16.92	8.22
	2007	13.98	16.69	17.30	22.74	19.37	16.74	20.88	16.45	14.46	18.27	10.74
	2019	16.44	18.49	19.05	21.78	22.36	16.28	22.55	20.52	15.57	22.12	15.08
	2023	17.63	19.07	21.29	22.21	22.33	17.81	22.34	22.87	14.01	19.09	16.07
出口中间品的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9.60	14.59	10.55	15.74	13.36	13.50	14.33	9.97	10.94	14.00	5.56
	2007	9.19	13.79	11.58	16.35	13.14	13.41	14.69	10.56	8.55	14.93	8.88
	2019	12.76	15.40	9.40	11.85	14.16	11.86	14.64	12.02	9.52	17.01	11.88
	2023	13.76	15.85	9.79	10.47	12.12	12.28	11.71	14.30	6.60	14.28	12.31
出口中间品的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5.05	12.77	8.37	13.58	10.84	10.77	11.07	7.47	6.40	9.68	2.62
	2007	6.16	12.04	9.64	14.13	10.49	10.74	11.26	7.92	4.85	10.69	4.69
	2019	9.56	13.05	7.79	9.65	11.11	9.03	10.71	8.44	6.85	12.42	5.14
	2023	10.35	12.28	8.41	8.78	9.82	9.65	8.72	10.37	5.01	11.03	5.89
出口中间品的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	2000	1.24	9.25	5.80	11.27	8.53	5.76	8.10	4.26	0.66	6.53	1.61
	2007	2.06	9.12	6.32	11.84	8.30	6.20	7.91	4.46	0.22	6.53	2.76
	2019	3.48	10.43	5.18	7.67	8.66	5.53	7.41	5.01	2.17	9.10	3.33
	2023	3.88	10.38	5.55	7.10	8.03	5.39	5.74	6.25	1.00	7.94	3.54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 研究结论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全面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并进行国际比较,同时也通过测度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活动对一国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前向和后向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经历了逐渐上升转而逐渐下降的总体趋势,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后有所提升,但目前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已经低于多数国家。中国“R27,邮电”“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显著高于前向,特别是“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高于多数国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依赖程度较大。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降低与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需求不振、逆全球化事件频发等有关,同时中国创新能力虽有明显进步但相较发达国家仍存在不足,这导致部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较高。

第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总体实现了从相对下游向相对上游的转换,

制造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中国与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其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且并不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到 2023 年中国出口中的最终品份额仍然较大,这使得中国运输相关服务从离最终消费更近的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但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研发、金融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其承担生产制造活动前端环节任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持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第三,中国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微弱下降的倒“N”型趋势,但总体来看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 2007 年后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得到长足进步,且不普遍低于典型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总体“有利可得”。然而,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R30,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仍显不足。中国产业体系的逐渐完备使生产性服务生产活动所需的投入实现国内对国外的替代,这种独有的优势使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较强,但中国部分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仍然面临着创新不够强而对国外依赖较大的问题。

第四,中间品出口中的生产性服务增加值占比明显增加,全球价值链贸易呈现明显的服务化趋势,然而中国全球价值链贸易活动并未呈现明显的服务化趋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断增强,但存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支撑作用不足的问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中国总中间品出口中的服务化水平,同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使得其对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作用不足。

2. 政策启示

第一,多措并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较其他国家不足,并未明显呈现与全球一致的贸易服务化趋势,但是从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增值能力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总体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有望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培育中国外贸新动能。具体措施为:一是深化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大开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功能,在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进一步缩减生产性服务贸易限制领域,并及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二是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严格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安排中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承诺,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引导主动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国际贸易标准化水平,降低海外市场非关税壁垒。三是重视数智赋能,加强数智应用场景和模式创新,拓宽跨境数字服务贸易交付渠道,创新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四是着重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服务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支持力度,鼓励竞争力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主体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为外国生产活动提供国际运输、金融、电信、软件、研发、设计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第二,加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突破培育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新优势。研究结论表明,相较于多数国家而言,中国以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为主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更高,且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也仍显不

足,这表明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面临安全问题和竞争力不足问题,需加快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体实践措施如下:一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积极发展研发设计服务,在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工业设计上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为顺应服务贸易模式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特别应当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导航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二是推进产学研用合作,完善研发设计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使高端生产性服务创新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人才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快完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畅通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业渠道,便利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完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人才体系建设。

第三,深化“两业融合”水平助力贸易强国建设。研究结论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使得其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作用不足,应当深化高端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融合水平更好的助力贸易强国建设。具体措施为:一方面,推动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进一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融合的结构性政策,打破生产性服务业与全行业融合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掣肘,促进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高效合理流动,夯实融合要素支撑。另一方面,以数智化赋能制造业现代化,增加“两业融合”应用场景,鼓励探索多样化互融模式,发展多产业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促进要素资源在产业之间重组融合、延伸融合、交叉融合,增强协同联动,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中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倪红福. 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3): 5-15.
- [2] HEUSER C, MATTOO A. Services trade and global

- value chains [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
- [3] 赵瑾. 服务: 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国际社会新定位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2): 41-51.
- [4] 黄蕙萍, 缪子菊, 袁野, 等. 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中国参与度 [J]. 管理世界, 2020, 36(9): 82-97.
- [5] 赵瑾. 全球服务贸易壁垒: 主要手段、行业特点与国家分布——基于 OECD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分析 [J]. 国际贸易, 2017(2): 31-39.
- [6] BOHN T, BRAKMAN S, DIETZENBACHER E.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globalisation [J]. The World Economy, 2018, 41(10): 2732-2749.
- [7] 马野青, 张梦, 巫强. 什么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3): 28-35.
- [8] 刘斌, 魏倩, 吕越, 等.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J]. 经济研究, 2016(3): 151-162.
- [9] ANTRÀS P, CHOR D, FALLY T, et al.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3): 412-416.
- [10] GEREFFI G, FERNANDEZ-STARK K.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a primer [M]. North Carolina: Center on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 Competitiveness (CGGC), Duke University, 2011: 1-39.
- [11] HUMMELS D, ISHII J, 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1): 75-96.
- [12]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459-494.
- [13] WANG Z, WEI S J,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 [14] LOS B, TIMMER M P. Measuring bilateral exports of value added: a unified framework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 [15] 罗长远, 张军. 附加值贸易: 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4, 49(6): 4-17.
- [16]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 108-127.
- [17] KEE H L, TANG 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6): 1402-1436.
- [18] 王燕飞. 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8): 21-38.
- [19] 高翔, 黄建忠, 袁凯华. 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6): 41-61.
- [20] 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a.
- [21] ANTRÀS P, CHOR D.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J]. Econometrica, 2013, 81(6): 2127-2204.
- [22] 倪红福, 龚六堂, 夏杰长. 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6(4): 10-23.
- [23] MENG B, YE M, WEI S J. Measuring smile curv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0, 82(5): 988-1016.
- [24] 倪红福. 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 ——基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方法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11): 111-126.
- [25] 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b.
- [26] 江静, 刘志彪. 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J]. 南方经济, 2009(11): 36-44.
- [27] 贾根良, 刘书瀚. 生产性服务业: 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关键 [J]. 学术月刊, 2012, 44(12): 60-67.
- [28] 郑休休, 赵忠秀.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8): 52-65.
- [29] 陈贵富, 吴腊梅. 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及驱动因素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79-90.
- [30] 武娜, 张文韬.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5): 125-144.

- [31] 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0):62-80.
- [32] 赵瑾. 把握国际贸易发展大势加快贸易强国建设[J]. 红旗文稿,2023(20):41-44.
- [33] 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R]. OECD Publishing, 2013.
- [34] 吕越,盛斌,吕云龙. 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5):5-23.
- [35] 陈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2(1):69-79.
- [36] 霍利斯·钱纳里,谢尔曼·鲁宾逊,摩西·塞尔奎因.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吴奇,王宝松,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37] 倪红福. 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2020,55(10):89-105.
- [38] 王欠欠,田野.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测度及增长结构分解[J]. 经济学动态,2022(11):58-74.
- [39] 倪红福,田野.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J]. 经济学(季刊),2023,23(5):1668-1685.
- [40] 彭水军,吴腊梅.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化及驱动因素[J]. 世界经济,2022,45(5):3-28.
- [41] 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 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6(9):14-21.
- [42]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5,12(1):78-104.

Dynamic 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Trade /TIAN Ye¹, XU Ziyang²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quent external uncertainties, the export of goods has entered an era of slow growth.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s a crucial p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advance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is expected to help build up China's strength in trade.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GVCs and its role in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trad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DB global input-output table from 2000 to 2023,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GVCs and measures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intermediate export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GVCs has experienced a dynamic trend from rising to falling, making it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west participation in the GVCs; most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have achieved the shift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positions in the GVCs; and the GVC value-added capacity of most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growth. Secondly,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s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rely more on GVC activities and have weaker value-added capabilities in the GVCs. Thirdly, China's GVC activities have not shown a clear service-oriented trend consistent with the global trend. The impact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GVC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ntinues to increase, but there is a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GVCs, accelerate the breakthrough of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cultivat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GVCs, and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o aid in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trade.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opening-up;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trade; global input-output table